澗于集

潤于集

奏議卷第三

朝鮮戍軍宜籌經久摺 光緒九年六月十四日

總署章京張廕颺鄙猥招搖片 同日

河南王樹汶一案覆審司道請照例議處片 同日

黔撫林肇元貪黷營私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三日

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五日

整頓滇鑛片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

法越之事請嚴備北圻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三日

謝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謝充

文淵閣直閣事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擬請武科改試洋槍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

詳議和戰大局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

澗于集　　　　奏議卷之三

辭署副都御史摺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爲微臣學淺資輕難權風憲懇
恩俯鑒下忱收回
成命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内閣奉
上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張佩綸署理欽此聞
命之下倍切悚惶伏念副都御史一官所以提振紀綱
糾察非法自非人望詎稱憲司臣經術本疏又鮮閱歷
授職不及十稔歷俸甫越六年仰荷
天恩新擢宮僚獲參
講幄實已抱慚夙夜懼弗克勝近來

朝廷軫念時艱廣開言路嘉謨讜論臺諫為多臣以迂拘勉隨其後究亦何補涓埃而遽以少年不學之人擢中丞專席之坐其何以追隨九列翊贊三台異數之加實虞隕越臣竊反復循省將欲激厲言路則御史本多敢諫之人將欲誘掖微臣則中庶已屬得言之地與其兼官而曠職孰如守分以攄誠惟有仰懇聖恩收回成命將臣副都御史一缺別行簡員署理臣幸居侍從遭際聖明益當養氣讀書隨時獻納以上副朝廷訓誨策勵之至意署缺向無辭例惟以五品詞臣超權執法實為

曠典下忱悚切用敢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張佩綸奏請收回成命另行簡員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摺張佩綸著仍遵前旨署理所請應毋庸議欽此

謝署副都御史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臣蒙
特恩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即具疏力辭十二日
奉
上諭張佩綸著仍遵前旨署理欽此臣以疏庸遲叨
知遇宮僚忝職
講幄陪班
中禁傳宣異數更榮於賜炬南司攝領前型深媿夫埋
輪未獲固辭懍遵
初命伏念唐崇臺長例由諫議兼權宋設經筵間使言

官預講惟武元衡特蒙召對自右庶子復拜中丞而歐陽修雅善文章以起居注同知諫院今雖暫管共此殊恩臣惟有獻納簪毫抨彈執簡覩此柏臺霜肅覺聖時誤賞春華際兹松棟雲高在小臣顧儕屈軼勉殫駑鈍莫答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敬舉人才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爲遵
旨敬舉真才仰祈
聖鑒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爲治之道首在任用得人際玆時事多艱需才孔亟允宜博訪周諮以備擢用內而部院大臣外而督撫大員各有以人事君之義平時見聞所及如有器識閎遠才守兼優之員素所深悉者著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薦不得瞻徇情面及徒采虛聲濫登薦牘用副朝廷延攬真才至意欽此仰見
朝廷側席求賢孜孜罔倦曷勝欽佩臣以菲材蒙
恩擢攝中丞比於大臣之數若不薦揚俊乂上報

聖明竊位蔽賢咎何可逭謹就臣所知密薦數人惟
聖心擇焉
翰林院編修王文錦爲人樸訥厚重即之似無他長及考其素行則遇事能斷見義必爲有古烈士之風又習於兵家之言測候星文講求形勢皆今可施行而不泥於古竊觀該編修才大而出以和平行高而務爲韜晦其所成就必有可觀懇
恩破格錄用俾及時展其猷爲
翰林院編修吳大衡習於吏事有幹濟才楚子論晉侯重耳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臣少更患難略識民艱然大要知其情而不知其僞實未及該編修之洞達精明也大衡爲太僕寺卿吳大澂母弟同有時名其堅果樸

拙徵不逮兄而開敏爽朗神鋒俊拔則過之雖歷俸稍
淺而閱世已深年逾四十未可限以常資遏其銳氣可
否懇
恩存記以道府簡放俾收治效
工科給事中鄧承修在諫垣久臣嘗詢當世人才於張
之洞陳寶琛皆言承修能治古文論事有識檢其奏議
讀之心竊敬慕以為馬周陽城一流然交游素簡亦未
與之往來也及至柏臺與該給事例相接見覩其冷峭
嚴整決為端人徵之輿論知鄧承修操履清嚴事理整
密嘗巡視東城治事亦稱精核伏念
朝廷求才言路如游百川邊寶泉孫鳳翔陳彝均以臺
諫有聲馴至大官在鄧承修因事攄忠豈希進取然臣

之庸劣猶誤
殊恩矧在承修言行交孚本人中屈軼哉該給事清標
雅望尤宜京秩應懇
恩不次擢用爲臺諫敢言者勸
已革山西布政使林壽圖由軍機章京改御史同治之
初建畫有裨大計官京兆備陝藩均有治行可紀在山
西以減解西餉經左宗棠劾奏革職雖咎有應得然當
時晉方大饑殆非得已情固尚有可原左宗棠性剛林
壽圖亦性剛在秦本已齟齬是以至此該革員條理周
密學有本原久官京曹國故朝章尤所諳悉理財察吏
在藩司中罕有其比今時局需賢綜計司道備員多而
良吏少即歷論人才亦新進多而老吏少如林壽圖之

吏事既久甚有治聲任其抑塞以終斯才亦殊可惜臣
於林壽圖未嘗相識其行詣嘗聞之故編修吳觀禮臣
年少不學蒙
恩遂至於此實得觀禮討論之力其所稱道之人臣實
篤信無疑可否照張凱嵩例
飭下疆臣將林壽圖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之處伏希
聖裁
以上四員或素所深悉或確有訪聞實皆器識閎遠才
守兼優足以仰副
明詔如蒙
天恩量能授職必當各有建樹以濟艱難儻該員等服

官中外遂無政績可述志行可徵臣則願受濫舉之罰

齋祓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戶部堂官自請議處避重就輕摺 同日

奏爲戶部堂官自請處分避重就輕恭摺糾參仰祈
聖鑒事臣查戶部承辦雲南報銷一案經閻敬銘覆核
以該省開造軍需十四冊官弁兵勇薪糧細數核與滇
省各章未能脗合年例款內又有卷牘不齊並不行查
即爲准銷含混草率殊屬非是將司員福趾等奏參戶
部堂官景廉等則以失於覺察自請議處臣查處分則
例州縣報價不實及該上司不據實覈明希圖冒銷者
將州縣官革職治罪督撫司道府州俱降級調用等語
詳審例意督撫與司道以下同罪者以申詳爲司道出
奏爲督撫若督撫覈明則司道以下雖欲冒銷不奏則
不能銷也此案司員承辦奏銷草率即不據實也含混

即不覈明也章不合卷不齊即予准銷更甚於希圖冒
銷擬稿雖由司員定稿實由堂官是該堂官處分亦當
以辦理報銷含混草率照督撫不據實覈明例請
旨交部議處即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亦當俟
君上之特恩而不當任聲情之巧避今該尚書等輒以
失於覺察自請議處一若部中之事准駁權在司員堂
官僅止列銜畫奏者其爲避重就輕已無疑義相應據
實糾參仰懇
特降明諭將該堂官辦理奏銷含混草率交部議處以
儆有位至該堂官失察司員書吏犯贓現經
欽派大臣審訊應俟贓證確鑿再行定議與此次處分
並不相涉合並聲明臣 忝權司憲職在糾彈是否有當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侍郎邵亨豫難兼要職片同日

再吏部為六官之長戶部綜天下之財自非雅望長才
即一部且難稱職況兼任哉邵亨豫在湖南巡撫任內
被人彈奏聲名本屬平常旋經內調禮部侍郎近來腰
腳不健衰態日增趨公不無遲誤乃以吏部侍郎兼署
戶部兩部事務正在講求整頓邵亨豫濫厠其間深虞
曠職且雲南報銷一案該侍郎隨同畫諾並不能據實
覈明其無才亦可概見近年部臣閒以衰庸去位如邵
亨豫者兼綜兩部斷難勝任應如何處置之處出自
聖裁臣為整飭部務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著周家楣署理邵亨豫毋庸兼署欽此

請

簡大臣巡察河工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

奏為請

簡大臣巡察河工以弭巨患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黃河不治久矣今年河決巡撫任道鎔籌塞之乘冬畢工春令土融且不可恃臣於古今治河都水之法未能先事講求稍有建白以紓

宵旰之憂不但辱臺亦且負

國旬日以來獨居深念以為黃流穿濟主弱賓强始則濟猶負黃而趨今則黃且挾濟而溢加以海口淤沙民開私埝尾閭不暢畛域各分濟失其居黃逆其性譬諸至弱之體强納肥甘而不疏通其氣滯有不脹膹與

者哉
國朝言治河者如孫嘉淦裘曰修魏源等均以由大清河入海爲說即今利津之牡蠣口也顧清水爲黃所淤海口橫沙日堅疏濬不易於是河於利津東北決爲三道溝今且爲五道溝溝故商人煮鹽地慮水之奪其利也則請於前撫臣丁寶楨大爲隄防寶楨不察爲之約甚堅隄亦甚固河日益橫決山東官若民終不敢言潰五道溝之隄者懼巨商富族之勢故也 臣愚以爲治河當順河之性擴水之居河所決處即地之最下處也就而疏之引以入海事半功倍矣故治今日之河自疏利津五道溝始猶慮水之洪流宣洩不速也則請舉唐以後所指爲徒駭馬頰鉤盤鬲津者相其遠近之宜度其

廣狹之勢分之逆之殺其怒而暢其支庶幾通流順軌
乎惟是興工必先籌費籌費必先審勢審勢必先得人
伏懇
特簡講求河工水利之大臣馳赴濟武一帶詳察河流
巡視海口得其輸委再議疏通始能款不虛糜民不妄
役殆一勞永逸之計也山東爲天下之要衝河工爲
列朝之要政若因帑藏空虛力難大舉一任疆臣自爲
補苴小民自爲遏塞竊恐隄埝愈多淤沙愈積工程愈
出勞費愈煩不穿運河且逼畿輔其害殆不可勝言也
臣旰夕焦慮展轉難安惟望
聖慈曲垂
明聽瑣悉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山東黃河工程關係至要亟應通籌全局設法疏
濬以弭後患著派游百川馳驛前赴山東查看情形妥
爲具奏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錡直隸候補知府朱采著
交游百川差遣委用欽此

侍郎游百川等熟悉河務堪備任使片 同日

再臣往來南北未嘗一至山東於黃河經流雖考之圖志訪之士夫終恐未能確切此次河決曾與閻敬銘畢道遠詳爲討論均能言之鑿鑿而二臣離東省已久尚恐傳聞異辭惟倉場侍郎游百川於同治六年十一年在諫垣時曾兩疏瀝陳河患洞悉源流利弊臣近向其詢問黃水灌清局勢尤爲脈絡分明瞭如指掌竊念游百川樸誠忠直於河工素所講求且籍隸濱州鄉望允孚見聞易確

朝廷如令該侍郎馳赴山東察看黃河必能詳審定議以慰

宸廑倉場驗米期在春間而相度河流正宜於冬令冰

堅之日山東密邇畿郊該侍郎夙駕遄征往返不過兩月無誤倉務而有裨河工諒該侍郎上荅
聖朝即以下篤桑梓必不憚此一行也臣又聞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鏑久任山東州縣卓著循聲直隷候補知府朱采曾赴山東訪察河工形勢勤密能耐勞苦儻荷
聖明俯從臣議應請將該二員
飭下游百川酌調差遣以便分途訪察至河工應行修濬事宜應俟游百川察看以後詳細繪圖貼說奏請辦理庶期撙節
國用拯恤㳒黎是否有當伏祈
宸鑒謹
奏

議處戶部堂官未便會銜摺同日

奏爲議處戶部堂官未便會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雲南報銷一案戶部堂官以失於覺察自請

議處經吏部議以罰俸一年咨臣衙門會奏臣惟報銷

爲戶部專司奏稿乃堂官裁定含混至十四冊其瓣事

之顢頇可知議處至十餘員其用人之茍率又可知此

而罰俸一年何以儆愓有位吏部所議者相沿之例微

臣所執者此案之情前已具陳實難署尾伏查歷來重

大案件處分過輕

特旨加重者間亦有之實不必盡從部議仰懇

朝廷將此案戶部堂官酌量議處以彰

宸斷而饜人心所有微臣前已具陳未便會銜緣由理

合另行奏聞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停捐善後摺 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謹籌停捐善後之法仰祈

聖鑒事臣維近年善政莫大於停捐顧停捐已及四年而仕路猶未澄清吏治猶未整肅者何哉分發如故也保舉如故也銓選補署之章如故也然則察蠹弊之根損不急之務必自省汰冗官始矣竊觀古今治亂之理官少則俗靜官多則政棼光武中興牧吏減損諸葛亮治蜀簡才併官常員且省況冗員哉自捐例大起士農商賈皆囂然有不靖之心流弊所極名分混淆公私騷擾一國皆貴殆非治徵夫一省有三五貪酷之吏賢疆臣至一彈章足矣至聚千百昏庸貧乏之吏用之則無才去之則無罪養之則徒糜廩料聽之則相聚怨誹其

勢亦且足以妨政 臣欲剔其弊敢悉陳之

一宜停止分發也分發豈常捐哉停捐斷自
上意當日之部臣不善也於是寬五月之限而五月之
中報部捐生不知凡幾矣留分發之條而四年之中到
省人員又不知凡幾矣天下既受數十年捐輸之害而
仍留分發以爲之殿辟如洚水橫流茫無畔岸水工甫
肇從而兩之有不瀾狂波涌者哉直隸各省奏停分發
自救一隅亦以鄰爲壑而已近孔憲彀請停過班指省
兩項誠使部議允行於吏治差立限斷而臣之區區以
爲吏簡選清莫亟於盡停分發請
飭下部臣將捐納勞績兩班分發即行停止並
諭令疆臣不得更保留省分省以絕弊源大要東南各

省二十年中必無員少之患邊城瘠地揀發例在豈曰乏才至部院衙門班次壅滯與各省同應將事例各班分發一律議停俾白首曹郎稍免積薪之歎其已捐分發者概令赴部歸選其例銀改獎虛銜加級可矣

一宜嚴核保舉也捐例既停分發又止士之務進取者必以保舉爲捷徑矣夫從軍以摧鋒敢死爲上而敘勞乃屬文員治水以負薪捷竹爲功而請獎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數十人連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異於斜封墨敕哉如任道鎔林肇元均以濫保爲言者所糾然被糾者一二獲咎之員實則凡保案中任勞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糾之不勝糾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濫舉將若之何

竊謂近日保舉莫重於軍營洋務請
旨嗣後各軍調遣之文員洋務差委之局員均先咨部立案不咨者不准入保其留營不及一年留局不及三年者不准優保至河工海運循例保案均由部核定人數年限違者駁斥仍將原保之大臣議處並請
飭下在京之王大臣遇有保案務循舊例以爲各省楷則庶倖門可塞弊竇可除矣

一銓補宜裁併班次也吏部銓選條例本極簡明自捐輸開而銓法雜保舉濫而銓法更歧名色過多機緒易紊吏操其籍司不能知何論長官哉比來資敘參差選掄遒壅言臣或因一人一事而建議部臣或因一人一事而改章其意亦欲補苴整治也不知銓補之有例本

如權衡之適均經緯之相閒不紊各班而深求立法之
初意則必輕重倒置雜亂無章今欲釐定選法與其芟
剔枝節不如總攬綱條當茲事例既停亟宜刪新章復
舊例抑僥倖示公平應請
飭令吏部將捐納勞績銓補班次逐一考核捐納不論
遇缺分缺勞績不論班先班後統行歸併核定銓補簡
明章程纂入則例頒行天下使人知銓補並無秘籍則
羣流揣測之心頓絕而部胥婪索之技漸窮
一署事宜變通章程也牧令親民之官宜令實缺久任
調署者不得逾十之二已蒙
特諭通飭然各省仍不能遵者一由部選人員才品多
劣一由候補州縣淹滯過多督撫不得不定輪委之章

又恐其不能周徧也不得不定一年期滿之章在熟悉世情者恃此爲均平之道而不諳吏治者更推此爲時措之宜不知此實最弊之政也夫州縣需次經年幸而委署不但累載親朋之債藉此補償即終身衣食之資亦欲藉此取給限以一年彼既無扶風滿歲之真除即皆存京兆五日之觀望懦者茍且以求無事黠者多方以肆貪惏在南則漕糧急徵留虧挪以入交代在北則差徭苛斂指雜款以爲抵償終日孜孜惟利是視家屬僕從刻日取盈更何暇計及風俗政教哉上耗國下耗民甚至更代頻煩供應無藝亦且耗及胥吏夫至耗及胥吏而官箴蕩然矣而疆吏方詡詡然曰此調劑貧員之良法也不亦傎乎應請

飭下各省凡署事人員不准再有一年期滿之限平庸
者隨時撤任循良者逾歲仍留並將各州縣署事交替
日期照例按季咨奏由軍機處吏部察核如仍有一年
期滿者將督撫藩司懲處晉王彪之有言官省事久中
才猶足有成誠至論也說者謂署事亦聽久任則後來
不免向隅然爲官擇人本非爲人擇官資力困乏投効
者聽亦何取煦仁孑義哉
以上四事臣意在剔除積弊澄敘官方而愼名器課才
能培元氣之效亦隱寓其間其不便者惟天下猥雜之
人流兩部狡黠之胥吏而已夫取士本非一途入粟納
貲古今類多奇士臣議行則有才者足以自見而安分
者亦足以自存是第苛於躁進茍取之徒非胥捐納而

盡斥之也至部吏窟穴叢奸必且藉端煽弊而吏戶兩
部近日皆稱整頓諸大臣亦當有挽回風氣修明治典
之心知必不爲胥吏所惑矣伏懇
飭下吏部戶部妥議具奏請
旨施行俾
朝廷停捐之盛美明白於天下敬陳愚悃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籌停捐善後
之法請旨飭議一摺所陳停止分發嚴核保舉銓補裁
併班次署著事變通章程各條著該部議奏欽此

御史張人駿應否迴避摺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爲聲明請
旨事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湖廣道監察御史員缺著張人駿補授欽此伏念人
駿係臣堂姪光經呈由翰林院咨詢吏部據稱照例毋
庸迴避惟臣與人駿究屬近族應否迴避之處理合聲
明請
旨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堂姪張人駿現補御史應否迴避請旨

遵行一摺張人駿著毋庸迴避欽此

越事趨重粵西請

簡邊材摺光緒九年二月十三日

奏爲越事趨重粵西請

簡邊材以圖方略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中法持於越郊垂一年矣近聞法欲增軍撤使論者頗以爲虞臣惟越南山川閒阻非用衆無以制勝法即增兵多僅千人少或數百餉力不充終難久集此不足慮也使之辨拙與兵之强弱相因我足應敵易使何害此亦不足慮也所可慮者疆吏無人耳故此事之成敗利鈍不在法兵之增不增法使之撤不撤而在中國之疆吏得人不得人曾國荃杜瑞聯臣嘗論之其它若兩洋重寄三省邊符頗亦一時之選矣然南洋置

越事不問北洋距越南過遠論軍情則電報不能通論地勢則輿圖不足據故轉圜立約當令李鴻章主之至臨敵機權必非北洋所能遙制張樹聲未能回粵且廣東竟無水師防廉兵艦撤至虎門疆臣餒玩可知是粵東但能自治也岑毓英遣唐炯行邊初志頗銳近以瘴癘爲詞勒兵境上是雲南但能自治也兩軍不爲粵西掎角則粵西孤然粵西形勢足以吞併北圻北圻險阻足以畫地自守巡撫得人則以一省之全力存越制法而有餘昔胡林翼撫鄂江淮徧地皆賊林翼知存鄂不如圖皖皖得則進足滅吳退可安楚經營積年卒以楚平粵逆强弱豈不在人哉廣西之北圻則湖北之安慶也得之則門戶完失之則藩籬撤殆必爭之地矣

朝廷之簡任倪文蔚也以其嘗在胡林翼軍中冀收尺寸之效顧倪文蔚爲人長於吏事而戰陳非所習洋務非所習邊情非所習殆吏才非將才也今粵西軍事所宜治者三端一曰軍政提標有驕兵前敵有虛伍也一曰軍實糗糧未儲庫帑未足槍礮子藥未精也一曰軍謀設法越之間聯黃佐炎劉永福之情也撫臣而旣圖之必有徵矣若猶未也事閱一年從容坐鎭奉寄諭則敷衍覆陳得邊報則張皇入告庸有濟乎夫時事孔艱人才難得如倪文蔚之淹雅勤能臣亦何敢過爲訾議然内不能用徐延旭而欲移之粵東外不能用劉永福而欲委之越南聲名損於治郡將略殆非所長若量移内地而別簡知兵大員巡撫廣西庶中原得一

賢撫嚴疆得一邊材亦兩全之道也至關外一軍無論主和主戰當久屯增備以爲越南都護黃桂蘭不過偏裨終難獨將伏念徐延旭前在關外捕盜甚得交人之心以道員超擢藩司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本不在簿書之事可否

飭令出關治軍經畫北圻大修戰備與黃佐炎劉永福聯絡聲勢所有關外事宜即令專奏以歸機速如此則粵西之軍聲稍振然後粵東雲南水陸各軍得與合力即法兵果增法使果撤我有成謀屹然不動以戰則可勝以守則可固以和則可成矣臣慎重邊寄不憚瀆陳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開船政大臣黎兆棠差缺片同日

臣維福建船政廠宏費鉅經左宗棠沈葆楨創定規模理董得人將戰船火器可日出新奇以與西洋競勝黎兆棠起自病籍遲丁日昌剿說造舟制器初無成效所任用者姚寶勳冒澄皆劣跡昭著衆論譁然致有拆毀衙署之舉該京卿仍不知振作藉病離局曠廢良多當此整頓海防之際而船政大臣養疾家居忘身敬事之臣當不如此局事近皆道員呂耀斗經理該道係規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員尚未引見其人斷難倚仗應請

旨將黎兆棠即行開缺別

簡大員督辦船政以儆尸位而重考工伏祈

宸鑒謹附

奏光緒九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黎兆棠著開去光祿寺卿及督辦福建船政差使福建按察使張夢元著開缺賞給三品卿銜督辦船政事宜欽此

革提羅大春剿匪糜餉片　同日

再黃金滿出沒台郡使良有司治之聯絡紳民禽縛甚易乃譚鍾麟陳士杰但知徵軍不知選吏致黃金滿黨羽日衆大爲甌台各郡之害閩督軍者爲己革提督羅大春擁兵不戰糜餉戀權爲復官地大春客居衢州廣市田宅時時回衢軍無約束盜益縱横深恐鉤結海賊成蔡牽朱濆之釁粵捻之平未二十年而軍事已如此曷以示中外哉應請

飭下劉秉璋將羅大春一軍即行汰撤慎選將吏務獲渠魁以免養癰貽患王德榜麤獷好利與羅大春相等仰懇

寄諭該撫勿令率軍入台轉致再誤附陳愚慮伏候

采擇施行謹
奏

謝授侍講學士摺 光緒九年四月十四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八日奉
旨張佩綸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伏念臣畿輔庸
才宮卿忝職久參
豹仗曾無借箸之深籌暫側豸冠又乏埋輪之抗直詎
璅闈之拜
命俾玉署以隨班昔和凝侍直翰林入知貢舉而趙鼎
驟遷學士仍領中丞官制雖殊
恩榮則一臣惟有益嚴操履博攷典章陳頗牧之武經
正晁楊之文體竊幸詩成試院即講邇英論語之篇殊

慚身到
瀛洲莫稱貞觀畫圖之選勉殫駑質冀副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摺 光緒九年四月十八日

奏爲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於本月十二日出關聞法人攻越南之南定取之疆吏張皇三省大震夫法師在黎京一年矣窺東輪船既退須亦不出其師彼熟視中國無能爲始稍稍旁出侵掠此必然之勢也疆臣無志存越聞一警報飛章入告爲卸責地又必然之情也伏念法越未釁之先臣即請治水師安邊保小及河內既破自去年四月及今二月臣四上封章一承

召對未嘗不及越南誠心以爲危也夫平日危之豈今日轉不以爲危哉然而越南之危不危則不係南定之破不破也夫法在黎京可以徑逼越都進窺白鶴不此

之務而僅取一邊海之南定知其力不足滅越也知其心猶憚中國也所爭者鑛所奪者糧知其國空竭爲商賈爭利之舉非有經國之才馭軍之略也法軍先後僅二千餘名而西貢已虛師船亦不盡堅大知國中仍未遑大舉也越本易取而中國棄之法本不强而中國畏之然則中國無人南定不破越已亡矣中國有人豈以南定爲輕重乎故今日之事惟務擇人一軍得人則一軍振一省得人則一省振全局得人則全局振古今成敗治忽恆視一二人以盛衰强弱不可不愼也敢就愚慮爲

朝廷備陳之

一請召重臣以顧北洋閩李鴻章經營交廣

命駐上海為該大臣計金革無避駐粵尤宜臣上年亦嘗言之今情勢小異矣朝鮮之亂未已日本之釁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窺伺津沽而間諜揚聲在所必有謠傳一警復令迴駐天津人心易搖軍鋒轉弛非至計也方今

皇太后聖體初安

皇上春秋方富而恭親王亦甫銷病假宜節勤勞畿輔根本之地願籌萬全竊謂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鴻章逍遥上海何益該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飭令仍署直隸總督辦理法越事宜事權既專措置亦較周帀矣

一請起宿將以壯軍威李鴻章署督之議如蒙

采納則曾國荃在粵久病調度乖方自應開去署缺
命張樹聲仍回本任伏念兩粵吏治餉源防務在在均
待經營張樹聲實任粵督當必能殫慮竭誠以副委任
而粵東處各國互市之衝水陸兩提督皆係署任宜有
大將輔之以壯聲威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淮軍名將卓
著戰功應懇
恩令劉銘傳襄辦法越事宜兼統兩粵官軍或駐瓊崖
以窺西貢或出南甯以至越邊洋槍精隊始自銘傳粵
東地方集兵購器尤屬易易應
飭令募足萬人迅成勁旅以赴機宜至酌調鐵船厚集
兵餉前已備陳應即由該督等妥籌臣不再瀆
一請易廣西文武大員以重邊寄倪文蔚在廣西一年

吏事尚明軍籌未協前疏已略陳之今事機益迫若令
該撫仍鎮嚴疆聲名日損人才亦殊可惜應懇
朝廷將倪文蔚酌調他省責以吏治而
簡知兵大員蒞任粵西奠收安邊之效提督馮子材老
病驕滿不戢其軍雖有前功宜令退位越南與兩粵水
陸交錯自以任用粵將粵兵爲宜聞廣東總兵方耀人
甚勇敢所部精强若令前往粵西與徐延旭出關并力
文武同心必能勝任至滇省出軍去河內遠去南定則
更遠軍事似較兩粵稍緩已聞唐炯前赴蒙自練軍無
取微臣贅論矣總之事先不可疲玩事至不可倉皇治
國治軍不外乎此臣所陳三事更置將帥壁壘一新如
蒙

聖明俯納專任而責成功規畫得效則高官厚爵以酬其庸推諉不前則明法敕罰以治其罪臥薪嘗膽始自樞臣越非必不可存法非必不可退也若內外隱持一必不欲戰之心而徒粉飾因循冀收安靜之福深恐欲節國用而用愈糜欲存國體而體益損甚且各國環起應接不遑後患無窮豈徒一越伏懇

皇太后

皇上召見樞臣速定至計大局幸甚臣過承

知遇值此邊事孔殷敵謀益狡不敢不詳籌竭慮冀紓宵旰之憂僭冒之罪在所不避無任悚惶迫切之至伏

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邊情已亟宜定

宸謨摺 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邊情已亟宜定

宸謨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惟法越之釁論地勢則逼於俄之爭伊犁論敵情則橫於倭之襲琉球論海氛則等於西洋之駐澳門英人之索香港論邊患則同於洪逆之起粵西回匪之擾雲南此誠

朝廷所宜長慮卻顧熟思審處者也顧河內之破既已逾年南定之擾又且三月問使臣則臨事言病問疆臣則臨敵言和問任人則樞臣曰才難問籌餉則計臣曰財匱中外擾擾迄無成謀甕漏釜燋熟視不救 微臣竊

以爲虞方今法軍新挫法使復來退遂不能殆將變計我若善爲籍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我無遠謀彼或憤兵以求逞志亦未可知也
朝廷於此何以應之夫制敵之方馭軍之略未有謀不定於內而能功成於外者願
聖明垂意焉
一彼已宜並權也論中國情勢新疆甫平西餉告匱海防初設洋餉又告匱重以大災洊於西北伏莽蘊於東南略內政而務外攘似非本計且勳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銳亦漸銷亡必有以船礮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爲息兵保境之請者然法自爲德所慴其力困於國債貧乏之殊不自支君爲虛器政出多

門良將無人邪士坐議其圖越也主謀者特西貢之將臣供餉者特巴黎之商戶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見小欲速初無堅心德之畢士麻睨其後越之劉永福當其前我滇粵三省水陸各軍首尾銜應法大舉則餉竭孤立則援窮其勢殆難久也要之中國誠貧法亦不富中國誠弱法亦不强而地則主客異勢遠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斷使屬藩翦滅列國生心實爲鑄一大錯耳

一和戰當熟計也　臣非諱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後不與粵西爭界通商之後不在滇南駐兵則亦和　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難也

和則必償法之兵費中國償之恥也使越南償之越南不聽命將若何和則必代逐劉永福劉永福又不聽命將若何臣竊謂我言和則法必戰我能戰則法自和耳法人雖有增船增兵之說而鐵船不能入港陸兵多不過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隊其勢已分越勝而法退則懼我之縱軍合擊也法勝而深入越境則慮我之斷其歸路也我屯軍以養重彼千里而餽糧遣使求成將在法國奈何傲傲焉望脫利古之顏色而卑辭下氣以求之乎伏願

朝廷以款使交鄰責成總署以防邊存小責成疆臣和戰兩端各有專屬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責而諸軍不致以言和弛防

一賞罰宜參用也軍無賞罰則將不能用其卒國無賞
罰則君不能馭其臣自庚申以後
朝廷慎重洋務如總署章京之保舉出洋使臣之官階
海防將弁之餉項賞皆從重而事機貽誤罰則從輕宜
諸臣之樂於言和而憚於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勵戎行
作士氣宜自明賞罰始曾國荃坐鎮廣東一無布置雖
有前功應請
明詔開其署缺並停伯俸提督吳全美撤兵回境畏縮
不前應請
旨將該提督革職遣戍軍臺其它大臣疆吏畏葸觀望
者重則革留以觀後效輕則
申飭以示薄懲然後

明詔中外凡在事諸臣奮勉圖功則加以不貲之賞玩泄從事則予以不測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敵之將士無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陸宜合防也自廣東以無船爲解而南北洋各守其封兵船不願通假於是言兵者略不及瓊廉臣愚以爲滇粵兩軍終當以水師輔之也夫中國水師出海搏戰誠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鎮粵海潛渡順化以護越都或擣錫根之虛或斷彫辣之尾但粵督有入皆可隨時制變若無水師則廣東西路門戶洞開設有萬分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將奈何於戰爲略於守爲疏非十全之算也現在滇粵已議增兵應請將北洋之衝船酌撥一艘閩洋之兵船酌撥三四艘選良將統之

游駛瓊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臺灣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鮮之可以苟安無事也將常為西南邊患矣故籌邊者當以經久為要策如 臣 之計就地募兵無取遠調也就兵籌餉無許過糜也使兵可久戍餉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顧籌餉更有難於籌兵者滇富在銅而利源未開粵富在商而弊端難絕也現在之兵以待無著之餉宜疆臣藉口於絀餉而計臣慼額於用兵也夫竭內帑以供邊餉誠為弊政然借洋債以償兵費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餉委之四川以粵餉委之粵海部臣前議撥川鹽局二十萬與滇近又撥餉八萬與粵使不蒐軍實則已多矣實修邊備 臣 恐不足應請

飭丁寶楨議月協唐炯一軍餉若干萬
飭粵海關監督借撥粵西軍餉三十萬並
命三省疆臣於滇銅粵鹽潯梧釐稅興利剔弊以裕餉
源庶臨敵不憂乏食而事後不議裁兵矣
一大小宜協謀也中國斷不言戰法亦斷不輕與中國
戰彼此相持以觀法越之成敗久之則越終為法困耳
何以知其然也劉永福之軍不患無人而患無餉法軍
在河内則保勝一帶商旅不前推稅必減一可慮也又
不患無餉而患無火器各國槍礮遠莫能致二可慮也
夫永福一戰殺安業再戰殺李維業等不獨為越屏藩
亦足為我羽翼唐炯前議謂器械瞻資永福足以制法
其言已有明徵應請

密飭滇粵兩省疆臣妥爲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終在德之君相畢士麻饒有雄略豈嘗須臾忘法哉法得越南如英有印度非中國之利亦非德國之利也顧中國若直與德約從連衡則德迫於歐洲公法必不許我但中德隱固其交自今增戰船購槍礮皆於德國求取藉商務以篤鄰誼事遠交以便近攻畢士麻爲德深謀必且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顧越事自可轉圜吏部主事唐景崧遠適異域倍極艱勞駐德使臣李鳳苞熟悉洋情頗知窾要若一則假以升階俾充越使一則申以密飭俾結德歡於軍事必有裨益夫伐謀用閒軍志所言於越有晉戎掎角之形於德有楚漢重輕之勢爭雄鬬智豈尚迂談固非臣喜爲縱橫家言也語曰猛

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誠以疑者事之害知者決之斷也歷觀古今戰事利害無定形勝敗亦無常勢大要皆成於果毅敗於依違鉅鹿之役宋義救趙欲乘秦敝項羽反之一戰而霸烏林之役張昭勸孫權迎降周瑜持之一戰而强伐吳之役賈充不同而謀決於張華蘇峻之難陶侃不同而謀成於溫嶠使當其兩論相持羣疑互起未有不以宋義張昭賈充陶侃為老成慎重之見者而卒之料敵之明決幾之果反不如少年大言書生坐論一三思反惑一有志竟成也彼越南孱王永福故盜其謀一定猶能憑險負嵎出奇制勝遂已殲法之將破法之軍越即終亡此亦宋之黃天蕩金之和尚原也況以堂堂中國數

舊具存文武備列而無一人焉敢於持
國體而張
國威至於倔彊新造之區藍縷斆奔之國猶復望而生
畏莫敢枝梧不爲歐洲所輕亦爲越南所笑臣在言路
心竊恥之心竊憂之不揣冒昧謹再瀆陳仰懇早定
宸謀以折敵燄天下幸甚冒瀆再三不勝惴惴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法越事宜遵旨統籌全局各摺片覽奏
均悉法越交涉事宜關係誠爲重大必須審慎籌畫現
在法使脫利古以是否助越爲言意殊叵測惟當告以

中國官軍剿除楊崇英李揚才陸之平等股匪原以越南係中國舊屬是以頻年籌兵籌餉極力保護至此次法爲越所敗並非中國與法失和而該使輒詰我以明助暗助等詞意爲將來訛賴地步該大臣務當據理與之辨論以折其謀現在北洋防務緊要著該大臣仍遵十六日諭旨迅即赴津籌備一切事宜毋稍延緩本日據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邊事已亟宜早定計等語所奏不爲無見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欽此

法諜謠傳不足徵信片　同日

再自各國互市沿海設防士大夫以洋務爲仕宦捷徑爭爲誕妄之辭漸成衰僻之學陰蓄一畏事怯敵之念而託於顧全大局亦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丁日昌郭嵩燾傳以古義詭幻謬悠至今彌甚法越之事臣以風聞之塗說測電報之餘音頗有似是而非足以熒惑衆聽者不辭而闢之是墮敵人術中也論者或謂法將運餉五百萬佛郎調兵一萬二千以兩鐵船載之來越羣情甚爲皇皇考法之佛郎更少於俄之盧布洋錢一元在中國爲銀七錢在法爲五佛郎五百萬佛郎爲洋錢一百萬元法國征兵一名月餉十二元散兵遠征同征兵之餉兵一萬二千名月餉當費洋錢十四萬四千元

益以將官之俸薪兵船之煤米臨敵之槍礮子藥不三月而餉且匱一船載兵至多不過五百人兵多船少其爲浮言也明甚或又謂劉永福今雖勝法終不足恃若許以雲南通商仍如寶海原約似於越南有益而於中國無損者不知上年之誤正誤於入寶海之甘言疏沿邊之虞備幸而約己中更否則約成而越已亡矣夫寶海之言曰我保北圻法保南圻似也其曰以紅江爲界則謬說也法己全有南圻北圻十七省十一省在紅江之南六省在紅江之北畫江爲界則越之名都大邑皆歸於法我僅得北圻三分之一耳至於今日法誠憤越南耶不殺劉永福兵不止也法不足制永福耶則我胡爲棄越南而又益之以滇鑛也論者又謂獨力不能存

越若令各國與越通商分法之利樹越之援此我存朝鮮之勝算也臣以爲朝鮮之存不存未可知而施之越南其說益迂而且謬矣夫俄英各國與法親乎與我親乎法得越南無礙於各國之通商也而願受我之愚以與法仇耶又謂法亦中悔我但揚言兵至以虛聲恫法且改計尋盟此則斷斷不可夫謀人而使人知且爲危道矧人知而我無謀乎用兵固有先聲然天下未有無實之聲古之用虛聲者或最强之國施之弱小或大勝之後加之孤軍中國事邊勢非得已惟當簡軍蒐實爲可戰可守之計亦豈可難事易言輕敵啟釁哉論者又謂今浙江金滿未禽湖廣教匪滋事専務遠畧恐伏近憂其言亦似老成有理然稽之史冊魏武不以劉表

在近而罷攻袁紹桓温不以石虎在近而罷攻李勢故朝廷誠能任良將以弭邊患則亦能得循吏以清盜源如政務因循治存緣飾則即罷越南之偏師未必即定內地之伏莽又安可以內憂山越爲名而援外罷珠崖之說乎論者又謂天下苦貧事回疆事朝鮮又事越南餉力將苦不繼然法誠得越則廣東防海廣西防邊滇南防江且防陸供億之困百倍於今籌國者安可靳小費而無遠大謀哉或又謂乾隆盛時且不能取黎京況於今日安享邊功不知昔之安南亭觀也可有可無今之越南牆垣也一屬之人且侵予室矣彼孫士毅惟不知兵故貽後患李鴻章戰功夙著壯志猶存若縱敵以爲

君父之憂諒非重臣所忍出也至或謂法怨中國助越且欲以銳師直擣天津夫法則安能以師船擣天津也船至天津其歸路必香港其停碇必上海其屯煤屯米必登萊越數險而來留西貢之瑕以資我法誠然國之福也且夫天津襟帶三口橫亙重沙李鴻章坐鎮十四年費餉數百萬而謂法人深入長驅一無顧忌無亦輕中國而藐李鴻章也太甚 臣以為乃敵之諜言有揚簸其說者皆可斬也以上數說展轉傳播易啟疑端 臣恐騰口辯言漸成羹沸盈廷是以詳為剖晰以冀得所折衷伏惟

聖心斷之謹

奏

署吉林將軍玉亮衰病昏憒片　同日

再吉林將軍一缺扼守邊方事煩任鉅銘安方以衰庸去位

朝廷簡畀宜選賢能久任固貴得人即暫攝亦豈容尸位然臣獨無解於玉亮之暫署將軍也查玉亮本無戰功洊躋二品近年衰病昏憒足近痿目近瞽疾近痰迷即任副都統且不稱職一旦暫權邊寄於地方公牘且不甚了了安望其有所振頓自吉林來者言其公事不候詳文差委不關道府舉動任意案牘稽延左右因之倖門漸啟新委長春廳雙全素行卑鄙遇事招搖將軍之劄未下而該同知已先期延訂幕友收受家人種種可疑顯有賄緣奔競之迹夫貪人誤事庸人亦誤事而

貪人之貪己主之庸人之貪則左右主之同一貪而貽誤且將更甚吉林經銘安之後正宜治以清明若去一銘安而代者更劣於銘安劾一劉光煜而來者更多於劉光煜不幾火益熱而水愈深乎臣既有所聞理合糾劾相應請

旨飭希元速赴新任並請將玉亮即行開去將軍署缺副都統本缺即

交希元吳大澂查辦以儆官邪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據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署吉林將軍玉亮衰病昏惰公事紊亂任意徑行委缺並新委長

春𪊨雙全素行卑鄙等情當諭令崇綺確查具奏茲據
奏稱玉亮劄委雙全署缺實未悉由道詳委新章並非
任意妄行其餘被參各款均查無其事同知雙全並無
貪緣干進等情據實覆陳等語玉亮雙全被參各節既
據該將軍逐款查明即著毋庸置議現署長春廳通判
雙全能否稱職著希元隨時查看據實具奏欽此

請預籌荒政摺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爲北方荒象將成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郊春閒雨澤應時麥秋可卜方幸荒旱之後連年中稔民困可以稍蘇乃入夏以來風霾時作麥收頓爲減色至今一月不雨粱黍初生日就枯槁雖有微雲薄潤驕陽仍足害苗並聞直隸山東兩省亢旱太甚內外蒙古地方水草不生牲畜踣死以至臺站不通被災頗廣殊切隱憂伏念近年西北旱災東南水災

朝廷修省之文屢下蠲振之惠頻施

宵旰憂勞至今未已乃天災不憯北方又告凶饑言撫卹則倉儲未裕而庫帑已虛言政事則諫鼓猶懸而衣袽仍戒其何敢執恆風曰蒙恆暘曰僭之義徒事瀆

陳第近畿既貴綢繆藩部尤宜體卹必求所以回斡
昊天而匡拯民命者始合古聖人遇災致懼之理應請
召見樞臣將弭旱之方備荒之政切實講求並於京師
設
壇禱雨以迓和甘一面
飭下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及察哈爾都統綏遠城將
軍確查所屬境內並口外蒙古各盟有無被旱成災之
處妥籌辦理迅速
奏聞以逮民瘼而恤藩服臣以災象將成憂心如擣敬
謹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朝鮮戍軍宜籌經久摺 光緒九年六月十四日

奏為官軍遠戍朝鮮請

飭北洋大臣妥籌經久之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朝鮮內訌吳長慶以三千人往定其亂因留戍之比聞三月間以三營回駐烟臺以三營分屯仁川 臣 以越南孔亟未敢再陳東事以重

宵旰之憂而疏請李鴻章仍鎮北洋意固未嘗一日忘朝鮮也伏念亞歐通市華夷錯居強國皆有蠶食席卷之謀小邦皆有惟強是從之勢外夷似從中國為衡以一服八力誠不逮而爭越南即以固滇粵門戶爭朝鮮即以固登旅門戶中國雖勞烏能已哉 臣 前畫朝鮮之策請購師船以輔陸軍迄今未見施行夫以六營鎮朝

鮮且不足而又分其半以顧登萊煙臺之防未堅而朝鮮之防已弛備多力分軍孤戍久兵法忌之況朝鮮內政不修外侮環伺國小君懦兵弱民疑在閔氏有褏族過孏之虞在李氏即有鬩難未已之慮今日之事豈可厝薪火上自以爲安也臣亦知戶部度支告匱北洋精銳無多節餉糈者必曰內固根本不宜更增煩費談洋務者必曰通商各國足以代衛屏藩顧深維事理考究地形置吳惟忠於二嶺則關白息謀誅毛文龍於雙島則江華來屬在當日爲

祖宗始征之邦在今日即爲中外必爭之地臣之過慮固不顧日本憑陵亦並不願泰西保護然則

朝廷所以恤小國存者豈可無經久之策而徒爲苟目

之誅哉夫今日越南有事而朝鮮無事臣獨斷斷於此
者以近年夷禍之急邊事之殷俄約起而琉球遂淪琉
球淪而黎京又失大臣既不能於有事之日而決疑定
變何如於無事之日而思患預防自來戢防軍難於征
軍而選守將難於鬬將吳長慶爲人似以謀略見長亦
好以文雅緣飾恐馳騖功利與時變化難於持久若令
其長駐朝鮮度該提督必不能銳然自任應請
飭下北洋大臣李鴻章妥籌詳慮別選賢能將戍軍布
置得宜無令思歸生怨滋事懈防或增水師或練土兵
務規久大以固朝鮮庶遠營南服不至近忽東隅矣臣
獨居深念心以爲危直陳所見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吳長慶留戍朝鮮六營

比聞以三營回駐烟臺備多力分非經久之策該提督

久駐朝鮮必不能銳然自任請飭妥籌別選賢能等語

駐紮朝鮮官軍關係甚重該國大難雖平人心未定前

諭令張樹聲將吳長慶六營仍留朝鮮張佩綸所奏撤

回三營有無其事未據奏報吳長慶久駐朝鮮能否得

力著李鴻章悉心察看並將防護該國事宜妥籌經久

之策隨時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總署章京張蔭颺鄙猥招摇片同日

再總署之總辦章京與軍機之領班章京同爲要地苟非其人皆足害政刑部郎中張蔭颺素行佻薄無鄉里之譽籍隸江西沈葆楨深鄙其人飭子弟勿與往來其未入總署也諂事外官結納部吏時論賤之近以積資遂爲譯署總辦頗疑罢駑不羈之馬御之得人亦足致遠不意張蔭颺鄙猥招摇近且益甚也比年洋務紛煩言路或有密章樞臣或有密議有南北洋大臣未及聞而外國使臣聞之者有不兼樞廷之總署大臣未及知而外國使臣知之者人言藉藉羣疑爲張蔭颺所漏洩事之有無固難深考而惟張蔭颺時作冶游兼有嗜好且與洋人往還交結蹤迹過密喧騰衆口有玷官箴既

爲同署所輕亦爲外國所鄙若令久居譯署深恐宣洩
機祕隱肇禍端夫周瑞清爲軍機領班章京特以性好
摴蒲遂至以包攬報銷釀成巨案若張蔭颺者素行去
周瑞清且遠甚俟其罪狀昭著始予罷斥豈不更傷
國體乎總理衙門王大臣愛惜人才或因張蔭颺小有
材能藉資器使而於其猥鄙飛揚之迹尚未深知應請
飭下該大臣等嚴密察看據實糾參以儆官邪而重洋
務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
京刑部郎中張蔭颺小有材能跡近招搖請飭查看等

語張蔭䭾著回刑部當差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章京上行走並著刑部堂官隨時查看如有劣跡據實
參奏欽此

河南王樹汶一案覆審司道請照例議處片　同日

再河南王樹汶一案經刑部提審平反將該省承審各官奏奉

諭旨分別降革治罪臣查此案初審招解係署臬司麟椿勘轉嗣奉

旨交梅啟照李鶴年會同審訊李鶴年派現任臬司豫山梅啟照派升任河北道陳寶箴會訊仍照原議詳奏經部駁提訊結是二次會審之司道無異於初次勘轉之臬司今麟椿部議降調而豫山陳寶箴供職如故殊不可解臣聞李鶴年以豫山陳寶箴隨同畫稿為辭而梅啟照則以該司道會印會詳商同主稿覆部吏部就詢刑部刑部第以全案咨覆吏部於該司道主稿與否

初未置詞吏部無憑定議不知李鶴年與梅啟照所主者奏稿豫山與陳寶箴所主者詳稿司道不詳督撫何由入奏失入之咎例應與初審之麟椿同科梅啟照既以豫山陳寶箴會印會詳聲覆應將該司道即照審轉官失入例議處況陳寶箴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審之時該升道日營營於承審各官之門彌縫掩飾不知遠嫌其時即干物議今知府從重遣戍督撫

特旨除名而陳寶箴果與豫山逍遙法外同罪異罰不獨無以服麟椿諸人之心亦且無以止天下之口也法司風憲臣既攝官理合直陳請

旨飭部將豫山陳寶箴與麟椿一例議處以協刑章而息浮議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河南王樹汶一案二次
會審之臬司豫山前任河北道陳寶箴應照初次勘轉
之署臬司麟椿議處等語豫山陳寶箴應得處分著吏
部詳查案情照例定擬具奏欽此

黔撫林肇元貪黷營私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三日

奏為特參黔撫貪黷營私仰祈

聖鑒事臣惟黔省夙稱貧瘠大亂之後財用匱乏戶口凋殘休養生息端資良吏膺疆寄者宜如何潔己率屬節用愛人以副

朝廷委任不意林肇元貪黷營私大爲黔民之害也司庫存儲三十餘萬皆黎培敬歷年所積蓄岑毓英調撫福建林肇元已握疆符猶居藩署以給役食散勇營爲名私取庫款數萬兩物議沸騰胥吏譁譟乃密予司吏鉅金彌縫消釋而營勇實無滋事遣撤之舉裁汰者何營領銀者何弁盡屬虛搆之詞此與王定安署山西藩司冒蝕庫款如出一轍而林肇元乘由司擢撫之際詳

奏出於一人銷納無形婪貪尤巧夫以黠斧之文紐協餉之艱窘而開款驟用十餘萬兩即非巧取亦屬濫支奏銷有案不難徹底根究擅耗庫儲其罪一也黠捐皆林肇元主持局員四出委任非人卑賤幾如市儈且多一局則有一局之浮銷多一員則有一員之侵蝕甚至兩局同地而成數迥殊兩員同局而價目迥異詭祕離奇令人莫測其最謬者該撫在臬司任內令其弟載亨來京辦捐委公款於子弟已屬非宜載亨則與肆商部吏因緣爲奸罔利鉅萬以大八成知府分發江西現任南安知府其後停捐限滿黔捐百弊叢生更難究詰侵冒捐輸其罪二也昭通案內濫保廢員已爲科臣孔憲瑴所糾矣其倚爲心腹耳目者則有羅應旒汪元慶兩

人羅應旒在直隷今許不實鬱鬱回黔林肇元則信任之初委城防局總辦生事攬權驟增局員虛糜經費歲萬餘金近委署貴東道得志恣睢必至貽誤汪元慶與林載亨結爲兒女姻親該撫以應否迴避請示夫聯姻在先同官在後人亦諒其無私今以首府而與撫臣胞弟聯姻遠嫌自好者必所不爲而林肇元果性絶攀援屬寮亦當有所不敢汪元慶在都以賭博爲生計以演劇爲逢迎本一華囂奔競之徒與載亨比而自託於撫臣實於黔省吏治風氣大有關係任用劣員其罪三也林肇元自擢黔撫志得意滿頗以聲伎自娛齋僧祈福事巫祈壽屬員接見漸希其屬化之嬉酣朋宴藩司沈應奎雖爲左宗棠所賞實亦諂媚小人附和撫臣瞻徇

僚屬絕無振作黔省官弁猥雜鑽刺成風撫藩皆徇情
請俗之人干謁苞苴因而競進林肇元之家丁黃培德
於私運庫款時乘機獵取撫臣爲所挾制無如之何於
是漸作威福聲欬頗熾浮躁之徒趨之若鶩朗岱廳同
知蕭榮椿與該撫同籍賀縣亦有戚誼恃其親信頗涉
招搖捷徑四通倖門大闢敗壞吏治其罪四也黔省游
兵散勇甚衆剽劫爲害附近省垣即多盜竊之案川滇
啯匪以黔中吏事不修軍政不振相率入黔上自興義
下至遵義徒類句結實繁民無安枕民或縛盜送官官
則釋縱之或縛盜並贓物送官官則僅僅杖責之遞解
之地方不詰盜以省緝捕之煩營伍不除盜以免裁汰
之患昭通之匪竄黔該撫以殲盜敘績鋪張失實而歷

年緝捕之廢弛盜賊之縱橫已可概見比開劉金山向
大五餘黨出沒如故嘯聚如故文武既諱匿不言該撫
亦含胡不問縱豢盜賊其罪五也滇黔接壤黔貧甚滇
黔亂亦甚滇上年岑毓英瀝陳滇民困苦一疏滇且如
此黔民可知乃黔民復業歸耕官吏勒開荒規費以困
之鬻男鬻女者比比也肅清十餘年而郭田榛蕪山田
槎枿林肇元輒以承平既久腴熟必多地丁錢糧一律
苛徵於是架糧之弊起矣架糧者如額徧徵甲死則責
償於乙東荒則責償於西架糧之弊與加糧等文糧之
員催比之吏紛擾上下黔民益不聊生責定父老以糧
重至撫署泣求林肇元怒而訶責卒置不理虐待殘黎
其罪六也臣
初以黔省去京過遠道路傳聞容或過當

而參之該省奏報劣迹章灼不能無疑吁嗟黔民何以
堪此伏望
朝廷將林肇元即行罷斥並
欽派大臣秉公查辦據實糾參以儆官邪以蘇民困邊
徼幸甚臣職權風憲理合糾彈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熊景釗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
奏參貴州庫儲空虛林肇元貪黷營私等款迭經諭令
岑毓英確查具奏茲據查明據實覆奏貴州巡撫林肇
元賦性優柔遇事遷就與署藩司糧儲道松長當餉需

奇絀之際支發款項不能破除情面量入為出以致庫
款空虛均屬咎無可辭林肇元松長均著交部嚴加議
處貴州候補道羅應旒素性誇詐派委局務頗有虛糜
委署貴東道措施未能裕如致招物議貴州貴陽府知
府汪元慶與本省巡撫胞弟聯姻迹近夤緣不知遠嫌
候補知府曾彥銓勸辦捐輸攜照在京因緣罔利江西
南安府知府林載亨係林肇元胞弟前與曾彥銓同辦
捐務並不辭差迴避郎岱廳同知蕭榮椿聲名平常雖
無招搖實據亦屬不能稱職羅應旒汪元慶曾彥銓林
載亨蕭榮椿俱著交部分別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欽
此

請設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五日

奏為請設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以收邊海之險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惟古今論形勢者動曰交廣交之於廣輔車脣齒若也然而法據西貢實在安南之南一旦入河內掠南定兩廣援師奔命常若不及者何哉固中國之慎戰亦所以鉤絡南交者失其要害故也夫安南至宋始分為國自漢以來交常附廣唐分二廣設嶺南西道節度使於邕州而安南都護經略使治交州越海之瓊崖廉雷胥屬焉廣分而交合陸分而水合則邊與海之險固均在吾封域以內也交州今河內治邕州今南甯治然則欲聯交廣之勢陸軍不委重南甯水軍不委重瓊

廉不足以制河内之要害此不易之形勢矣我
朝廣東水師沿明舊制重東中而略西路及嘉慶中年
百齡增水師提督於虎門松筠移水師總兵於瓊州其
時夷禍萌芽矣營制屢改船政不修故道光閒夷入虎
門如虛無人之境及今四十餘年洋船由舢板而火輪
由火輪而鐵甲衝船雷艇機巧遞出而我則紅單快蟹
如故即有三五輪舟器窳兵嬉不習海道法以戰船出
入海防我水師熟視無如何無他畫海自守而盡棄欽
廉外海之險以予敵也故今日欲爭交先爭海欲爭海
先爭師船 臣嘗請沿海設兵輪水師矣力不足請自廣
東一省始力尚不足請自瓊廉一路始海自廉州難行
自交州更難行海綫宛延非輕舟不能出險礁砂起伏

非土人不能引船明尹瑾海防疏謂量地廣狹以定船之多寡量水淺深以定船之大小誠爲至言若師船專巡西路以事南交則舟不必過大入水不必過深募瓊廉蛋戸粵海舵工以爲管駕並不必泰西人士我得堅利輪船十餘艘以一良將統之駐廉則足以牽制海防之軍駐瓊則足以牽制西貢之軍海之險我與法共之不戰之效已如此矣法敢横行如今日哉夫經略南交水宜欽州漢馬援所出也陸宜邕州宋郭逵所出也唐元和時廢邕管爲州韓愈以爲南兵遠鄉羇旅疾疫殺傷邕州兵少情見易啟蠻心請以經略還邕時雖不納終行其議宋元以來常爲重鎮明代征田州及安南皆爲帥臣建節之所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謂自邕之永平

寨南行入交境過烏皮桃花兩小江至淯定江亦名富良江四日至其國都視趨諒州爲捷橫山四砦扼交廣孔道用以襟帶二江鎖鑰全粵就地形論廣西巡撫且以移駐南甯爲宜今即更置行省不敢輕言莫如移廣西提督駐之移左江鎮總兵駐龍州以與提標掎角柳州地接苗疆今昔異宜置一協足矣重兵屯南甯以應我北甯之軍進則爲後繼守則爲重防久戍則爲更番代役前敵軍書後路糧運咸取集於斯豈非扼吭拊背哉廣西標兵軍律不振久矣若提鎮徙屯及是時汰弱存强化汛爲哨用西洋之火器定練軍之章程提鎮各營悉成勁旅賑徵調客軍又事半功倍者也伏望飭下兩廣督臣將廣東水師改用兵輪廣西提督改駐

南甯是否利便速行定議稷奏夫法未必遽退越亦未必遽亡敵求無厭邊患不已中國既不肯輕敵以言戰終不當徇敵以言和 臣之區區以為師彼之長固我之圉堅扼水陸要害與法人持久則以全取勝之道也雖變易船制建置營屯非假以時日不能成軍非馭以賢能不能收效而邊方久遠之圖無逾於此一時勞費在所不計矣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一摺據稱交廣形勢陸軍當委重南甯水軍當

委重瓊廉請將廣東水師改用兵輪募瓊廉蛋戶粵海舵工以為管駕駐瓊駐廉均足牽制敵軍並請將廣西提督改駐南甯移左江鎮總兵駐龍州以與提標犄角等語所奏各節是否可行著張樹聲裕寬倪文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

整頓滇鑛片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

再滇產五金最富法據西貢後遣特拉格來等游歷雲南舒裴專測鑛脈紀述甚詳歸與越南約陽通滇商陰覬鑛利也 臣詢之滇中官民皆言名山大冶寶苗湧現利用無窮即經行斷巖廢穴亦金沙燦爛銅壁孤撐土人畚鍋其閒終日所獲足以自給峒老山空銅少本折之說舉不足信伏念周有丱人漢有銅官鐵官五金爲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乃自明以奄寺理鑛稅而世以開鑛爲弊政泰西通市化學流行直隸豐灤屬境機器出煤有效矣而世則猶以機器開鑛爲弊政不知我
朝自康熙以來滇蜀各省鑛廠著戶部冊籍者至詳殆非明季苛稅比而泰西機巧恃銅鐵爲要需精器利兵

國以强弱今日而議鑛務豈可狃古說之迂安土工之拙哉竊嘗推究物性測驗民風以爲開東南之鑛不如開西北之鑛一卑溼近水一嚴凝多山也開西北之鑛又不如開滇黔之鑛一風氣未化一習俗不驚也滇省銅廠及金銀鉛鐵各廠何止二三百所三迤之產足敵歐羅巴一洲即無法人耽逐亦當振興銅政緜衍泉流收安邊足用之效況於藉地利以遏敵謀耶惟是阬冶太多非殷商巨本不能大舉銅沙太雜非洋器精鍊不能堅純外國有穿峒之器有吸水之器有分銅硫鍊鐵鏞配鈣養鉛養鈉養之器若招商集股購置洋機與官本相輔而行似收利宏而見功更速雖置器必需巨款而用器須聘洋人深恐物力不貲羣情易沮然視法人

闌入滇疆役吾之民奪吾之利得失利害不辨自明矣大凡鹽鐵之政得人則利失人則弊𢈔恫長於理財勇於任事若令興辦鑛務爲天地自然之利必能裕課便民伏請
飭下該撫將滇省鑛廠官辦商辦孰便洋法土法孰宜悉心定議具奏抗鄰國無厭之請裕邊方不匱之源或五年或七年成效當有可觀是亦富强之本計也管見附陳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雲南素產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該省銅政久經廢弛本應整頓規復以資鼓鑄而利民用此外金銀鉛

鐵各鑛亦復不少均爲外人覬覦自宜早籌開采以廣中土之利源即以杜他族之窺伺實爲裕國籌邊至計惟經費較鉅籌款維艱近來各處開采煤鑛皆係招商集股舉辦較易若仿照辦理廣招殷實商民按股出資與官本相輔而行則衆擎易舉事乃克成前據岑毓英等奏整頓銅政章程五條業經戶部議覆準行昨據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稱招集商股開采滇鑛爲富強本計不爲無見岑毓英唐炯身膺疆寄於滇省鑛務必能留意講求實心經畫著即詳細會商妥速籌辦新任藩司龔易圖到任後並著飭令將籌款招商等事妥爲經畫總期事在必行毋得視爲不急之務日久辦無成效坐失事機至各處鑛苗應如何先行相度或仍應購

買外洋機器以利開采均著豫爲籌議一俟款項集有成數即可剋期興辦不至遲誤張佩綸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法越之事請嚴備北圻摺光緒九年八月初三日

奏爲法越之事請

宸衷堅定嚴備北圻以靜制動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聞法人有俟秋大舉之說適臣奉

命使泰西此心不能釋然又聞有法襲順化越敗乞和之說此心益不能釋然伏念法越之事

皇太后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王大臣殫忠竭慮於下徵兵撥餉具有深謀今雖法軍乘虛伐喪要盟城下然北圻如故劉永福一軍如故我軍堅持固守斷不宜傳聞越敗倉卒改圖王大臣智慮周詳諒當計及所慮者一二淺見之流謬陳退兵議和之策耳夫使我兵退而法果和息

事休民微臣敢有異說然去年受寶海之給撤兵而講矣粤軍甫回虎門法軍乃擾南定狡詐如此可再誤乎故今日之計備不可疏而和不可急臣敢畢陳愚慮爲朝廷策之我之足制法越形勢全在粤東臣前疏於駐瓊崖以撼西貢渡順化以護越都蓋屢言之水師不立已棄交海之險盡予之敵矣陸軍之出北甯也名爲援越南實固滇粤耳名爲營北圻實守山西北甯諸省耳富良江上法之來往如故也夫外既讓海予法而内又讓江予法故法得以水師縱横無忌而蹈越之瑕劉永福屢敗法師致勝之術大抵設伏憑險其不敢乘勝直擣河内横截三江者所部僅二千餘人所用皆土槍土礮僅洋槍六百餘桿是以能守險而不能攻堅能用奇

而不能大戰然且殲其驍將覆其精兵亦可謂優於膽略者矣夫中國既不用水陸之全力而僅注意於防又不用滇粵之全力而僅借資於劉永福又不能盡用劉永福之全力而僅略予以餉需器械然而越一不勝則以爲法果强而中果弱戰果危而防果不足恃豈篤論哉昔姜維拒鍾會於劍閣鄧艾入陰平後主降魏於是劍閣釋兵而吳之沔中援師亦罷論者惜之今法入順化與陰平相類而劉永福山西之軍勇於劍閣我滇粵屯軍之力亦厚於沔中竊謂中國備邊法人有退兵之請固已形見勢露矣有助越之形而避助越之名近於晝伏夜動掩耳盜鐘何如堂堂正正而出之宜及今飭令兩廣督臣資助劉永福募足萬人多購毛瑟林明

敦各種洋槍克虜伯各種洋礮轉運至軍俾成精隊即
以經畫北圻之任屬之越王之弟阮洪佚擅行廢立尚
未冊封屬國大政中朝可爲處置請
密飭徐延旭便宜行事入黄佐炎之壁以奪其軍入覃
四姊之巢以收其黨使劉永福内無猜阻而外有聲援
必足以扼守南交擁險自固法於戊午嘗窺順化以山
徑崎嶇軍多疫癘而止劉永福軍如滿萬則出閒道以
搖西貢蒴山徑以達越都法人狼顧狐疑加以英德兩
國與之爲難其勢亦難持久陸軍利則復黎京背越約
雖食言於法可也陸軍不甚利但支拄年餘我之水師
漸立而法之軍餉不支然後分南北以言和庶幾約可
久而患不深耳若今日亟亟言和則必首言䘏款次言

兵費終言通滇道而殺黑旗索鉅費於越越不輸費亡輸費亦亡若索費中國則中國無兵威以保小而代納金幣以款鄰何以示天下而告外國哉至於委滇鑛以失利源去黑旗以挫士氣更無論矣故人但知戰敗之患大而不知和之患更大但知增防之費多而不知和之費更多也況法在歐洲最爲貧弱最爲詐諼示弱於法必爲歐洲所輕叢起要求爲患無已主和者又將何以應之是直苟且欺飾以誤

朝廷耳伏願

聖心始終堅定王大臣始終協謀

飭令南北洋大臣沿海沿邊各督撫深念時艱同心共濟勿以小勝玩敵勿以偶敗怯敵勿以偽和徇敵然後

講求軍實鼓舞軍心高壘深溝坐觀敵釁使法人計無所出漸就範圍則以靜制動之策也此舉係越之存亡者輕而係中國之强弱安危榮辱得失者甚重臣戒塗有日耿耿隱憂迫切陳辭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謝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摺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四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伏念臣北方陋質東觀凡材叅集賢學士之班擢御史中丞之職涓埃莫補

高厚難酬迈

命都亭攙徇行於八使拜

恩譯署懼隕越於九儀既切私忱尤深遠慮萬國梯山航海實古今未有之奇

一人旰食宵衣更臣子難安之隱將折敵衝於尊俎終

成嘉會於衣裳臣惟有殫竭血誠勉圖擘畫思攘外必
先修内而富國端在強兵敢希鳴鳳朝陽協
虞陛朱干之舞所冀跕鳶浪泊正漢家銅柱之封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充
文淵閣直閣事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以
文淵閣直閣事一缺奏請
簡員充補奉
硃筆圈出張佩綸欽此伏念臣勃碣庸材瀛壺備列祕
文校理曾窺
天上寶書講義敷陳略習
禁中故事自掌儀於象譯久輟業於蟫編迺荷
丹毫俾司瓊笈中丞直閣遠沿宋端拱之成規學士兼

官近擬明文淵之舊例如臣謭陋聞
命慚惶草封事以然藜幸兼領蘭臺圖籍治軍書而籌
筆願旁搜桂海虞衡莫通
四庫條流庶答
九重高厚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擬請武科改試洋槍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為武科考試擬請改用洋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聚中國之武進士舉人生員以與西洋之兵敵孰勝孰敗夫人而知之矣聚中國之劈山礮擡槍鳥槍以與西洋之後膛槍礮敵孰利孰鈍夫人而知之矣知之於是乎將校任行伍任軍功武科益輕知之於是乎各省購機器購洋槍礮土槍土礮土子藥益賤

朝廷輕試弓刀石之武科賤造土槍土礮土子藥之官局固深願天下之士民肄洋槍者日衆而造洋槍者日精也然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中國之士習服而器用利其勢固有所不能也何以言之士之習土槍者三年之中補名糧而已不必至千把也士之習洋槍者

三年之中食勇糧而已不必至千把也士之習弓刀石者三年之中上可以爲頭等侍衛下亦不失爲武舉雖日摓之欲其爭肄洋槍不得也習弓刀石之侍衛以至武童不必購洋槍習土槍之將弁以至營兵不必購洋槍習洋槍之南北洋沿海各軍又皆購德美各廠之精利洋槍不必購中國自造之洋槍而中國倣倣焉集費設廠機器朽而不試工徒嬉而不試雖日摓之欲其漸造精槍不得也夫自泰西立約以來垂四十年自粵捻肅清以來垂二十年經數十老成之謀畫糜數千百萬之度支而所以求材之道造器之方終未能參古今合中外而得其通問將材則湘淮之將如䇹末耳起鮑超劉銘傳輩以任洋務未必勝任然欲選中國之武科再

求一如鮑超劉銘傳者能乎問機巧則閩滬之廠如虛器耳執中廠所造之槍礮不足供天下之用然欲竭中國之官帑再營一如閩之船政局滬津之機器局者能乎不能則營伍必日疲工作必日拙采購洋器之漏危必日開弱吾民以强敵愚吾民以智敵貧吾民以富敵誠可危也誠可恥也中國誠危之恥之則莫如變法變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約而言之其利有十武科試弓刀石默寫五經文具久矣今改弓刀石而用洋槍改寫五經而試算學兵書自武進士以至武童上者明機略以勝將下者習技巧以勝兵化不材爲材化無用爲用一利也試武科者選入侍衛以及分標學習與夫鄉會之英俊庠序之成童內而京邑

外而州縣必擇隙地立校場以爲肄武之所官設教習徐導以化學重學光學及水雷魚雷之用漸寓外國武備院之意使將士免於孤陋寡聞逸居無教陰符六韜之術日精健訟聚賭之風轉戢二利也中國所設機器局費鉅藝拙由於造槍不多以滬[illegible]言之所購造林明敦槍機座每日可造六百桿造不[illegible]數則費繁而槍價昂造如數則槍多而銷路少若天下皆須洋槍皆須子藥則官局造槍不患不售工用有資而藝事無曠三利也官局之槍售與生童准每桿視局價增一二兩在生童不惜小費在官局稍得微贏積錙銖以成鉅款官帑可省局用可充四利也外國槍礮商廠精於官廠德之克虜伯美之格林皆商廠也今武科改用洋槍需槍者

既多售槍者必利中國將有殷實商人願々省府州縣分設洋槍子藥機廠者我但准隨商領票及外國公司之法本集於商權總於官可以省公家購買機器之資可以救機局孤懸海口之病五利也今各軍之購買槍礮也每件直萬餘金或千餘金其演槍礮也每子或數十金以至一二金價貴則貪者冒銷吝者祕惜其能日省而月試者亦鮮矣兵與士並角藝官與商並鳩工則槍礮子藥之用愈普價亦愈廉銀帑免漏於外洋軍資大饒於內地六利也煤用東洋鐵用西洋耗費殊甚商廠日盛中槍日精必爭開煤鐵之鑛以自便七利也聚十餘萬人以洋槍爲求名之地聚千百家以洋槍爲求利之地無智無愚無巧無拙皆殫心究慮於斯藝必日

進器必曰工八利也僻壤遐陬皆有利器偏隅用武可免用土槍戈矛之拙可省運洋槍洋子藥之勞即咄嗟圍練兵寓於士器藏於家亦斷非歐衆白徒裂裳揭竿者比九利也風氣既開士世其官商世其業強武藝巧傳之無窮十利也十利既具

廟堂不過下十行明詔立數紙章程無養兵之費而三年之後精兵已十餘萬無購器之費而十年之後利器已百餘萬亦何憚而不爲哉難者或慮火器禁開命盜之案必且更熾不如後膛子藥擇之官商各局但能妥立條章嚴申紀律夫亦何害如其不然部省所獲之盜犯皆有洋槍武生所持之弓刀亦足劫殺耳況中外通商洋人以槍礮私售海盜我熟視無如之何而故設厲

禁以制吾之武生良商夫亦可以不必矣管子七法篇曰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武科改試洋槍則聚財論工制器選士之道與夫服習機數之法已具然後修明中外之政教博求水陸之阨塞以制治而扞鄰庶幾具無敵於天下矣如憚於改圖而猶執弧矢以威天下豈錯所謂以卒予敵也狃於采買而購西洋之軍械以制西洋孫武所謂假人之兵也李鴻章致總理衙門書請設鑄造專科沈葆楨亦疏請罷武科此議行則武科不必罷鑄造

專科不必設而造士考工之法普備正與該大臣等所
議相通玆事體大如蒙
飭下南北洋大臣速議具奏請
旨施行天下幸甚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奏爲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披瀝上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日奉

旨命貝勒奕劻內閣學士周德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臣維總署向由樞臣兼管誠以今日急務無過於洋務軍務者是以立法之初恭親王及軍機大臣均兼總署取其機密迅速遇有要務可以隨時奏聞稟承

訓誨恭親王爲

朝廷懿親各國親與立約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來外侮迭出卒能化大爲小化有爲無者軍機大臣兼總署之明效也今事閱五日樞臣無兼理之

命而總署

特派貝勒重臣是樞廷譯署晝爲兩截就法越之事而論電報不能迅達
天聽譯署不能參預戎謀已多扞格就各國交涉而論既驟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親王又不能見
朝廷倚重之軍機大臣頓生疑忌之心轉啟刁難之漸現在正與法國堅持必使各國羣起而猜中國殆非萬全之至計也臣既居言路復典譯署受我
皇太后
皇上特達之知事關安危大局不敢不言臣近日徹夜徬徨感冒甚重本擬請假調理因關係太鉅力疾陳辭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

奏爲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劫敵要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德璀琳以法將福祿諾書來李鴻章譯閱
朝廷曲示羈縻責令講解在李鴻章久更事變熟悉洋
情必能善爲因應以維
國體而折敵衝 臣之迂愚敢有過慮顧法人無信具有
明徵寶海議和於前未幾而寶海撤南定告陷矣德理
固議和於後未幾而德理固去順化劫盟矣夫法所遣
之公使且然而況於福祿諾之書本云一人私見並未
請示本國乎且 臣以書意推之名曰讓邊界而如鐵原

諒山高平𩿨圻保勝彼皆欲收形勝駐選鋒固已直抵滇粤邊隘矣所謂讓中國之邊界徒虛語耳越圖具在可覆按也名曰讓兵費而讓之一言如市人徵債稍平其價而已其意初未舉六萬鎊而免之德璀琳謂兵費必須議免李鴻章因謂似兵費可免皆心欲如是並非力能如是也故臣之區區深恐中國以實心與之講解而法人仍以講解肆其詐謀德璀琳之言曰儻不欲和必須趕緊設防臣之意則謂即欲和亦須趕緊設防防軍强一分敵燄必減一分矣防餉惜一分兵費轉加一分矣微臣略引其端唯

聖明裁決焉

一厚北洋之防李鴻章辦理洋務最遭詬病而能戰能

和綏急足恃者亦僅僅北洋一處惟歷年北洋經費久
解甚鉅旅順威海近始經營三省分折不無隔閡今煙
臺既來敵艦似宜厚集兵力以防未然曹克忠雖知名
宿將其軍新募器械未利步伐未齊即臨戰或能用智
而望其藩籬障塞度難皆應繩墨且燕齊各軍雜次十
羊九牧易啟爭凌應
飭李鴻章電商東撫將煙臺各軍酌歸一統領鈐轄以
肅紀律其旅順及山海關等處應如何扼要布置該大
臣當全局在胷即令詳細奏聞以重北門管鑰
一固前敵之防岑毓英既卻潘鼎新未前敵視我軍蔑
如故能分舟師以來內海耳滇邕與越擊柝相聞和議
即成邊方從此不能無備故今日籌邊之亟殆更甚於

援越之時約言之略有三端一岑毓英初議窺甯平扼淸化故發的餉百萬資之今興化不守軍力不能遠及即餉需豈許坐縻似宜分撥粵西以相挹注唐炯請以劉永福守宣光今該督還開化而留萬人保勝為永福聲援將來法人必索永福 臣 於光緒八年六月疏中即已慮及似應
密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毋循唐送悉怛謀宋殺張瑴覆轍二唐仁康潘鼎立兩軍應
飭迅赴關外 臣 上年夏間請移廣西提標在南甯簡練張樹聲不善也邊釁既開教民萌動則飭臬司馳赴南甯卒無以易 臣 說然事先虞備與敗後倉皇情勢則不侔矣今粵西各軍似宜分別扼紮要隘礮臺須壘堅土

軍士須練洋槍或教練以爲戰備或鎮撫以固民心勿再蹈文武不和湘淮不和之弊三軍火責成張樹聲經理乃該督僅能自顧東防經總理衙門一面考察一面代籌究屬緩不及事即如此次滇軍所需軍火該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廣州者應解滇軍略一轉移豈不直捷臣實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通盤籌畫上年冬閒總署商准北洋所購軍火五月可到廣西咨准河南代購軍火四月可到計此兩批軍火到時應令滇粤練成大支礮隊於沿邊立一重鎮仍責令該督撫疏通道路聯絡聲勢庶守則我軍憑險固圉戰則彼族備多力分但能使法人不敢逕薄諒山保勝則黑旗猶存可以不時出擾法不能撤越之防而又恐中德相結以

乘其敝此法人欲和之故亦即我不必急與法和之故也

一竊沿海之防南洋口岸林立論兵者動曰防不勝防矣臣亦知其防不勝防也顧廣州上海爲各國互市地我難守彼亦難攻然則總江浙閩粵之要害不過瓊州臺灣定海崇明數處耳輪船既不足海戰則以海口塞水雷陸戰練兵卒爲制敵之奇德所以防法者此也瓊州瀕海水淺礁多輪船不能入泊若資彭玉麟之宿望以駕馭方耀鄭紹忠聯鄉兵作士氣猶足一戰尚望飭下張樹聲同心合力無掣其肘庶足堅守困敵臺灣定海之防歷經總理衙門與該督撫詳細辨駁楊岳斌不能強起吳長慶未便召還惟有嚴督撫之責成合水

陸之兵力以免敵兵伺隙擣虛至長江門戶經曾國藩左宗棠諸老成經畫積年曾國荃素負勛望當有深謀若以地勢既寬人才頗乏則莫如制之以靜感之以誠應請
朝廷於現任各省提臣二三宿將中擇其膽略夙著威惠允孚者重其事權使三省互相策應以樹先聲既無臨敵易將之嫌亦杜取地要盟之計

一布海上之防敵艦遠來雖瞬息千里然使前絕其謀引之奸後斷其煤米之路久處海中固無能爲彼以舟師寄泊𡑞臺必外結日本爲購煤米地而假議和爲名游駛自如商賈不禁亦必欲鉤結山東教民饑民以圖一逞北洋水師即不敢與之海戰不識能巡行連灣廟

爲關使其運煤運米運軍器運淡水稍存忌憚否山東各軍即不敢諦之陸戰不識地方官能於登萊各郡辦鄉團絕漢奸禁引水之漁戶撫瀕河之災黎否至於由瓊崖以及大沽望洋則浩無津涯求徑則分明一綫中國兵輪分之見少合之尚多若擇敵所必經之地以大隊師船扼紮其開運重不過帆船耳我屯險伺便專爲截資糧防奸究計即難擊其惰歸或可阻其深入臣論法越始終主水師此非忠勇智謀之將不能自任願
朝廷下南北洋大臣熟慮之也語曰受降如受敵夫降且賑之爲敵則受敵可知臣非敢沮講解之機也誠以有備無患之理戰固當然和亦不得不然必我可講解可無講解而後講解之氣始壯講解之理始伸

聖明既以講解責成李鴻章仍懇以備禦責成各路疆
臣統帥使講解者以有備禦而辨論可施而備禦者不
得以有講解而軍心頓懈庶幾剛柔動靜權自我操法
就範則可和法不就範亦可戰揆之事理似免疏虞祝
其之會齊所以不能加魯者魯有備也澠池之役秦所
以不能加趙者趙有備也澶淵之盟遼所以不能加宋
者宋有備也今自攻地易人一月以來置防務不問適
有議和之說難保各疆臣統帥不藉此因循觀望 微臣
終夜展轉以為深憂誠使各疆臣以
宵旰之憂勞為憂勞各將帥以士卒之甘苦為甘苦必
能察 臣愚慮行以實力不致遲疑懈惰弛備啟戎或於
時艱稍有裨補 臣為疾病所牽謀畫不能周帀率臆冒

瀆尚乞
聖人垂憐而審度之不勝悚惶迫切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之計一摺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報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令稅司德璀琳面呈信函請准從中講解等語朝廷念出師護越以來越不知感法又為仇兵連禍結殊非萬全之策既據該國先來講解因時利導保境息民未始非計當經諭知李鴻章許其講解並令該大臣酌定辦法即行具

奏嗣據李鴻章遵旨覆陳已諭令廷臣會議俟覆奏時
再降諭旨至將來該國所議果否可行殊難逆料原不
得稍弛戰備也茲據張佩綸奏請以講解責成李鴻章
仍以備戰責成各路疆臣統帥使講解者以有備禦而
辦論可施備禦者不得以有講解而軍心頓懈等語電
報該國兵船先後來華沿海各口岸防務喫重著李鴻
章曾國荃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衛榮光劉秉璋
張兆棟陳士杰倪文蔚懔遵迭次諭旨整頓防軍嚴申
儆備務臻周密仍宜持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滇粵邊
境著張樹聲岑毓英潘鼎新督飭各營實力扼守毋稍
鬆懈所奏請飭李鴻章電商陳士杰將煙臺各軍酌歸
一統領鈐轄旅順及山海關等處應如何扼要布置著

該大臣分別商酌妥議具奏至所稱將來法人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等語法人屢爲黑旗所敗其蓄志驅除自在意中著李鴻章岑毓英先事籌計以爲辨論地步本日已諭令曾國荃飭潘鼎立招募五營迅赴廣西署理廣西提督唐仁廉著李鴻章飭令迅速前往毋稍延緩滇粵各營需用軍火著責成張樹聲悉心經理俾資接濟瓊州臺灣定海崇明等處非通商口岸尤爲彼族所窺伺彭玉麟穆圖善並該督撫等倍宜嚴密防守廣東爲南洋首衝由越抵瓊尤瞬息可至彭玉麟張樹聲務當和衷共濟力籌備禦廣西係張樹聲兼轄該省防務不得稍存漠視並著會商潘鼎新妥籌兼顧毋稍疏懈致干重咎長江門戶關係緊要

著曾國荃會商李成謀妥爲布置期於有備無患所奏北洋水師能否巡行連灣廟島使彼轉運有所顧忌即以師船扼紮敵所必經之地爲截資糧詰奸宄計著南北洋大臣酌度辦理前據陳士杰奏法如敗約必分兵屯煙臺登州購買糧米防之之法當先斷其接濟並編查漁戶各節著該撫斟酌事機妥爲籌辦總之和戰現無定形其閒緩急操縱機宜全在該大臣督撫等精心酌核實力辦理期無貽誤懔之慎之原摺著分別摘鈔給予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詳議和戰大局摺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

奏爲遵
旨詳議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八日以法將福祿諾致書講解之事集
廷臣議內閣臣伏讀
諭旨及李鴻章等各疏詳細推求李鴻章恐羣情不願
講解故欲以何者可行何者難允仰求
宸衷審定此疏中應議之事也
朝廷已許其講解則以此後滇粵防務疆圉如何固守
餉需如何豫籌和局若成有何流弊如何杜漸防微法
酋狡詐要挾如何辨難折服令諸臣各攄忠讜此
諭旨中應議之事也伏查李鴻章覆奏時福祿諾尚未

來津故法人所請條目在該大臣亦難揣尋即在廷諸臣何從懸斷就其疏意參以福祿諾之言則兵費斷不可許而通商擬在何處畫界擬在何處亦當詳其來意以定准駁竊謂該大臣之疏和無端倪實難以空言敷衍塞責滇粵防餉臣前議及粵東之鹽潯梧之蠻滇境之銅廿而收效恐在數年之後至於設立重鎮則南甯開化前疏已略陳之而尤以粵東水師爲要務法酋狡詐要挾必在意中非各省同心辦防示以兵力雖有蘇張隨陸之辨難不足折服而流弊無窮外則朝鮮西藏均啟各國窺伺之心內則如德之求土貨改造美之求土貨存票換銀以及沙面髙橋等案之償款均視法議之將成而一律均落此又臣深恐時艱經

明問而不禁欷歔太息者也竊謂法越之事
朝廷始終不願失和寶海之議樞臣受之言路亦未嘗
撓之法自撤使背約其於中國何尤今傳聞孤拔及巴
特納來安知其不如德理固之氣燄大盛難就範圍李
鴻章所論兩端臣恐杜言路之指摘易而拒法人之要
求者難耳夫中國以平粵捻定新疆之餘威二十年來
師船火器糜餉以巨萬計出而保一越南不能匪唯疆
場諸臣之咎老成宿將及凡有血氣者當亦羞之今事
機孔迫
宵旰獨憂危急艱難之際而內外諸臣猶復塗飾觀聽
不能推誠相與安望其以後之臥薪嘗膽哉然則今日
之事和與不和當以敵情兵力爲定法言可許則和不

可許則不和兵力可戰則不和不可戰則和法言之可
許不可許請
飭李鴻章侯福祿諾到津定議後量度情形切實奏聞
兵力之可戰不可戰請由總理衙門電寄
密飭沿海各疆臣統帥就各省情形詳細分別電擧上
聞
朝廷以憂危惕厲之意警動諸臣俾諸臣亦以懇誠肫
切之言上陳
君父人心固結孚信效忠能戰能和則恐懼致福敬慎
不敗之道也至以後自强之策言路言之疆臣不納也
即
朝廷是之疆臣仍不行必疆臣激發天良各有自强之

心然後天下振刷精神能有自強之日故此次議和議戰大局悉聽諸任事之疆臣可以一決今日之然疑即可以默定以後之舉錯不然者自同治以來朝廷籌海防之詔書與譯署籌海防之檔冊日積月累汗牛充棟矣豈必待今日而始云事平以後講求實事也臣在言路有年入譯署數月籌謀無效分應罷斥至於今日靦顏獻議涕泗橫流疚心爲極惟此事端委稍明義不敢嘿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議卷之三